

#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谢·马·什捷缅科

供内部参考

С. М. ШТЕМЕНКО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МОСКВА • 1968

根据苏联国防部军事书籍出版社1968年俄文版译出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苏〕谢·马·什捷缅科

洪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52 每部(上下册) 1.80元

(内部发行)

## 第十章

# 在克里木

战役企图和方案；A. M. 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最后的决心；和 K. E. 伏罗希洛夫一起到濒海集团军去；刻赤登陆场；同海军会谈，十人签名的文件及 И. В. 斯大林对这件事的反应；使用侦察兵师；登陆兵的英勇精神；突然撤换了集团军司令员；到最高统帅部汇报；又到了克里木；在赫尔松涅斯的结局。

1943年10月初，苏军位于旧鲁萨、普斯托什卡、乌斯维亚特一线，并由东面推进到了维帖布斯克、奥尔沙和莫吉廖夫，而且几乎逼近了波列西耶和基辅。然后，战线基本上沿着德涅伯河（在其右岸我占领了一些登陆场）和莫洛奇纳亚河通过。最高统帅部计划在波列西耶以北、基辅地域和德涅伯河大河弯处粉碎敌人。攻占克里木的问题成了最高统帅部计划中的一个单独项目。南方面军司令员 Ф. И. 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由北面

进到通往克里木半岛的接近地，并应在最近期内通过彼列科普。И. Е. 彼特罗夫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于10月9日解放了塔曼半岛。环绕克里木半岛的海域有黑海舰队和阿速夫海区舰队的舰只控制着。

总参谋部作战部仔细研究了解放克里木的意图和行动方案。回顾了历史以及1920年伏龙芝同弗兰格尔斗争的经验。意见纷纭。有一些人建议，目前暂不攻占克里木，而只进行封锁，将大量的敌人孤立在那里，我方大部分部队可以解脱出来，投入其他方向上作战。对于赞成这种观点的人，我们开玩笑地把他们叫做“孤立主义分子”。

如采取这种作战方法，敌人就可以从克里木威胁我正在进攻德涅伯河的各方面军的后方，并保留对我北塔符里亚的交通线、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北高加索油田进攻的基地。此外，在“孤立主义分子”的主张中还有其他一些弱点。因此，他们的观点，基本上被否定。攻占克里木，彻底消灭盘据在那里的敌人，这个主张受到了重视。

现在需要确定以什么方式夺取克里木半岛。最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看法不一。

9月22日，A. M. 华西列夫斯基应最高统帅

部的征询，汇报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的想法是：南方面军各部队应在从南面迂回美利托波耳的同时，迅速夺取锡瓦什、彼列科普以及占科伊地域，并象人们常说的那样，紧跟着退却的敌人突入克里木。为此，建议以北高加索方面军加强南方面军。此外，在占科伊地域应投掷空降兵，阿速夫海区舰队应负责向该处运送登陆兵，以进入防守锡瓦什之敌的后方，并向北实施突击，迎接南方面军各部队。

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规定要在选定的突击方向上大量集中兵力。但计划要求进行不可能不被敌人发现的大规模变更部署。而且计划对刻赤方向是消极的，这样敌人就能够从该处抽调大量部队，用以加强占科伊方向。

诚然，北高加索方面军在进攻克里木之前，还需要渡过海峡并在刻赤半岛夺取登陆场。这自然是一个独立而又不很简单的战役。但这是得大于失的行动。总参谋部的大部分权威人士都赞成进行一次预先战役在刻赤地域夺取登陆场，以便尔后能从两个方向攻入克里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木问题的实践意义愈来愈大起来。到10月底，南方面军部队已经通过

了敌人在莫洛奇纳亚河上的坚固的防御地区，11月初则攻占了彼列科普地峡和锡瓦什南岸上的登陆场。德军第17集团军已被封锁在克里木半岛。大约在同一时间，从11月1日到11日，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心，北高加索方面军在黑海舰队协同下实施了登陆战役，并在刻赤东北夺占了登陆场。登陆场并不大，但如能很好地组织战斗行动，可以成为尔后向克里木发展进攻的跳板。从11月20日起，北高加索方面军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以该方面军为基础，再加上曾在克里木作过战的第56集团军，组成了独立濒海集团军。该集团军由И. Е. 彼特罗夫将军领导。

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万事俱备了。因而，最高统帅要求我们拟制由刻赤半岛行动的计划。

斯大林说：“攻克克里木的任务，应在黑海舰队和阿速夫海区舰队的参加下，由托尔布欣和彼特罗夫的部队以协同突击的方式达成。我将把伏罗希洛夫同志派往彼特罗夫处。让他亲自看看并提出怎样做更好的报告。什捷缅科代表总参谋部和他一同去。”

斯大林一贯重视由现地提出的报告。

在这以前，我和其他所有军人一样，虽然听

到过很多关于伏罗希洛夫的事，但并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所以，对于这次出差到克里木，我有很大的兴趣。

由莫斯科出发，我就坐在 K. E. 伏罗希洛夫的车厢里。陪同伏罗希洛夫的有两位助手：Л. А. 谢尔巴科夫少将和 Л. М. 基塔叶夫上校。和我一起的照例是一名密码译电员。到现地后，还会有数名总参谋部的参谋同我们会合。

从我到克里木的途中一开始熟悉伏罗希洛夫，我就确信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喜爱并懂得文学和艺术的人。在他车厢里摆着很多经过精心选择的书籍。我们刚刚处理完一些最紧要的工作，坐下来吃晚饭时，伏罗希洛夫很感兴趣地问我，知道和喜欢那些歌剧。我举了“卡门”、“黎哥列托”、“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王后”、“鲍里斯·戈杜诺夫”、“蝴蝶夫人”。

伏罗希洛夫笑着说：“哎呀，老兄，太少了。”

接着他开始列举歌剧作品的名称。这些名称，以前我连听都没有听到过。

伏罗希洛夫继续问我：“你最喜欢那位作曲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虽然我对音乐

并不是不关心，也常去听歌曲和音乐会，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是个精明的音乐欣赏家。那还是在装甲兵学院当学员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Г. Н. 奥列尔存钱买了留声机，以后整个冬天收集唱片。那时，这种事并不容易。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是天一亮就起床，赶着坐上开往市中心的第一班电车，好在商店里排队购买科兹洛夫斯基、列麦绍夫、米哈伊洛夫、列依津演唱的歌剧录音，或卡恰洛夫、拉扎列夫、格德罗伊茨小歌剧团的歌唱家及其他当时有名的歌剧演员灌的唱片。我们也非常喜爱抒情歌曲、民歌、以及我们苏联的歌曲音乐。

我冒着在伏罗希洛夫面前出丑的危险，把这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他。我的交谈者赞许地微笑了，他说，音乐往往可以美化生活，使人变得更好。

文学“考试”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不仅回答了有关我国古典作品的问题，还表明我对古代和现代西欧作家的作品也是有一定知识的。

晚上，伏罗希洛夫往往要基塔叶夫给他朗读契诃夫或果戈里的作品。朗读要持续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基塔叶夫读得好。伏罗希洛夫往往表露

出心满意足的心情。

×

×

×

拂晓，我们的列车到了不久前战斗中破坏和烧毁的瓦列尼科夫斯卡亚车站。И. Е. 彼特罗夫和军事委员 В. А. 巴尤科夫在那里迎接我们。

К. Е. 伏罗希洛夫命令说：“请把我们直接领到登陆场去。”于是，大家都坐上汽车。

车开得很快。很快就过了帖姆留克。被莱蒙托夫称为“最肮脏的偏僻小城”的塔曼也从我们车旁过去了。我们顺利地来到了丘什卡沙咀。

有人提醒我们说：“请不要在这里停留，沙咀在敌人的射程内。”

海峡也并不安全，我们是乘坐装甲艇渡到克里木那一岸的。还是在和平时期，我曾有机会不只一次地看过库班的集体农庄庄员从这条路上用木船运送大得出奇的西瓜。桨手慢慢地、似乎懒洋洋地划动着桨叶。桨架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太阳放射着光芒。一切显得宁静、谐和。我自己也真想躺在船底无休止地仰望着柔和的蔚蓝色天空。

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小艇迎着掀起的海浪，急速地在寒冷而无情的海峡中前进。在我们

的右边、左边，装载着战斗物资和伤员的大小“浮游器材”来往开动着。敌人定期用炮火轰击海峡，而且时常由空中向海峡中的船只投掷炸弹。

我们十分佩服И. E. 彼特罗夫的预见性，他给我们派了装甲艇。而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К. A. 维尔希宁乘坐的是“空中之王”——波-2飞机。他认为，虽然空中经常都有敌人的歼击机飞来飞去，但这是渡到岛上去的最可靠办法。后来，我还亲自证实了这种办法的优越性。我曾数次乘波-2飞机飞过海峡。我们往往是在距海面大约五公尺的高度上飞行，敌人的歼击机对我们无能为力。显然，敌歼击机甚至都没有发现我们。

现在，我们从装甲艇上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隐约可见的米特里达特山。山上敌人设有监视刻赤海峡的观察所。

舵手熟练地驾驶着小艇。他同样熟练地把艇靠在岸边，我们遂上了岸。

克里木的土地！它过去曾经是我们健康和欢乐的源泉，曾经是布满花园和金色浴场的地方，曾经是各个时期和很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宝库。诚然，我熟悉这个地方，主要是从另一方面。将近

五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中生活，在我的印象中留下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蔚蓝色的大海和金色的浴场，而是酷热的草原和令人不舒适的山岭。当行军通过这种草原和山岭时，汗水几乎浸透了所有的衣衫。

现在，我们面前也是阴沉的黑石海岸。周围既没有树，也没有丛林。只有不久前战斗的痕迹——炸弹坑和炮弹坑。我有点不愿意相信，目前只有这点地方属于我们，而整个克里木却还在敌人手中，为了解放它，必须付出不少的牺牲。

独立濒海集团军的登陆场的纵深不超过10—12公里。右翼紧靠阿速夫海，左翼直至刻赤的东北郊。地形急剧起伏。错综的岗丘构成的这段地形直至海边都是陡峻的峭壁。制高点控制在敌人手中。由制高点上可以很好地瞰视我防御前沿，只有少数几个岗丘可以屏障临海的陡峭的刻赤海峡海岸。

登陆场挖掘得纵横交错：堑壕、地窖、交通壕、掩蔽所交织成一个奇特的防御网。独立濒海集团军的主力配置在这里，有两个军（第11和第16军）和预备队，总共有9个师和2个步兵旅。在登陆场上还有一部分坦克和炮兵，甚至还有航

空兵。我方的第一个机场就隐蔽在奥帕斯纳亚地域的海边。

K. E. 伏罗希洛夫、我以及和我们一起来的人被安置到一个高地的斜面上的三个地窖中。这个高地的一面是海峡。距我们六百米处就是用圆木搭成的集团军司令员彼特罗夫的小屋。房下边是一个不大而又不很可靠的掩蔽部。在这个小屋周围的掩蔽部内是濒海集团军司令部。

我们一到就开始工作。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彼特罗夫和黑海舰队司令员 Л. A. 弗拉基米尔斯基的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两个步兵军：Б. Н. 阿尔申切夫少将的第 11 军和 К. И. 普罗瓦洛夫少将的第 16 军。好动的伏罗希洛夫不只限于听取军长们的汇报和亲自从他们的观察所进行观察。他还进入掩体、前沿，虽然说真的，他到那里去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想劝阻他，未能奏效。

他反驳劝阻他的人们说：“我从没有在枪弹下低过头，也从没有怕过敌人。谁如果认为我们不去那里也可以，那就不要和我去。”

这以后，谁还会呆在观察所和司令部？自然，大家都到了第一梯队的师和团。

这一年，刻赤半岛的冬季很冷。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度。刺骨的寒风，忽儿从北面吹来，忽儿从东面吹来。人们的脸冻红了，眼睛冻得流泪，一个个都被赶进了地窖或掩蔽部。从海上飘来的低垂的浓云，给冻冷的地面降下密密麻麻的小雨或者鹅毛大雪。夜间，海峡上空树起一堵黑沉沉的浓雾墙，拂晓后，才慢慢地散去。

有一次我们走进一个士兵地窖，还在门口就感觉象一个好的澡塘那样温暖。在地窖中间放着一个烧得发红的铁炉子，炉中冒着熊熊的火苗。一个不太年轻的善于治理家务的中士给我们敬了礼并殷勤地请我们烤火。

我们好奇地问他：“你们从那里搞来的木柴？”登陆场上燃料困难，通过海峡运来的木柴只供烧饭。

他竖起右手给烟灰弄黑的大拇指，指着说：“那边，不远，有座砖房子……我们就是烧的它。”

我们一齐笑了起来。大家想，这个地窖的主人大概一见面就想给我们来个古老的士兵笑话逗乐。我们谁都听说过一个本领大的士兵用斧子烧汤的故事！但象他那样用砖房子生火的怪事，我们却闻所未闻。我们都感兴趣地把头转向讲故

事的人。可是中士突然沉默起来。他懂得军人的规则，默默地盯着“首长”。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炉门，我们看见，炉内烧的真是砖。真正的砖！

有人还为这件出乎意料的事喊出声来。大家开始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中士点点头指着地窖角落里放的一只桶。桶里也是砖，满满地泡着煤油。这样浸泡几个小时后，砖就成了能用的燃料。

中士解释说：“当然，和真的木柴不一样。有不方便的地方。譬如对火吸烟就困难。如果你由火里拿一块木柴，它既散发着树林子的气味，又便于点烟。砖却不行，它燃得太猛了。没有关系，我们会摆布好的。如果碰到砖坯那就倒霉了。砖坯烧一次就碎成粉末了。砖却耐用。烧一阵后，你把它泡在煤油里，从煤油里取出，又可再烧。就是这样不断地循环……”

在另一个地窖里，又是用的别的方法取暖。这里住的是有高度技术素养的工兵。他们利用缴获的防坦克地雷。把地雷里的炸药倒出来，放在炉子里烧。炸药着起来火苗均匀，不冒烟。邻居们曾向工兵打听过他们烧的是什么东西，但工兵没

有透露自己的秘密。排长只是抱怨说，缴获品很快就会用完，到时只好到德国人障碍物中去挖地雷了。搞这种事的能手并不缺。

我们曾多次到过团里，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股锐气和乐观精神。

最初几周，在И. Е. 彼特罗夫处，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拟制使用独立濒海集团军各部队、黑海舰队和阿速夫海区舰队解放克里木的协同战役计划上。对这次战役的任务和实施方法，观点完全一致。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得出了共同结论：在刻赤登陆场上突破敌人防御后，基本力量应向克里木纵深符拉基斯拉沃夫卡、卡拉苏巴扎尔发展胜利，从而协助南方面军各部队在彼列科普的主要方向上实施顺利的进攻，但同时应以部分兵力沿南部海岸进攻。这项计划，报告了最高统帅部。

在仔细研究情况后，我们同意了濒海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必须预先实施一次局部战役的意见。因为，在登陆场上我方前沿大部分既不适于转入进攻，也不适于扼守已占领的阵地。前面已经指出，敌人则配置在制高点上，能够很好地观察并几乎能向我防御的全纵深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我们仔细进行了现地勘察，计算了兵力和兵器，确定了完成准备的时间。12月22日，K. E. 伏罗希洛夫在И. E. 彼特罗夫和Л. A. 弗拉基米尔斯基参加下，审查了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从登陆场的右翼突破德军防御。为了保障突破的胜利和夺取难于从正面攻击的制高点，以及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和从我主突方向上吸引敌人的兵力、兵器，规定从阿速夫海上向距我前沿4—5公里的敌人浅近后方输送战术登陆兵上陆。

最初，大家都同意。但在决定战役的协同动作和相互保障问题时，产生了困难。当И. E. 彼特罗夫认为，黑海舰队的主要作用在于保障进攻所需的各种必须品时，Л. A. 弗拉基米尔斯基认为，让舰队担任海上运输和输送战术登陆兵上陆，这是次要的任务。他不能分配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种任务。黑海舰队领导想把运送独立濒海集团军部队和物资的任务只交给刻赤海军基地去承担，而后者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的。

И. E. 彼特罗夫对此表示极为不满，并向K. E. 伏罗希洛夫声明说，同舰队的协同动作问题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并应根据我武装力量中通用的常规办事。伏罗希洛夫命令召集一次会议解决争

论，并对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取得统一认识。12月25日在帖姆留克阿速夫海区舰队司令部召开了这次会议。代表独立濒海集团军参加会议的是И.Е.彼特罗夫、副司令员К.С.麦利尼克中将、军事委员В.А.巴尤科夫少将和П.М.索洛姆科少将，代表黑海舰队的是Л.А.弗拉基米尔斯基海军中将和军事委员Н.М.库拉科夫海军少将。海军副人民委员И.В.罗戈夫中将，阿速夫海区舰队和空军第4集团军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К.Е.伏罗希洛夫主持。

И.Е.彼特罗夫和Л.А.弗拉基米尔斯基之间的辩论，在会上更加激烈。濒海集团军司令员表明他充分了解黑海舰队在集团军部队配置地域内的兵力和兵器情况，进而明确了舰队在输送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在会上同时还明确了集团军的任务，协调了在战役保障方面的所有合同措施的时限和程序。

会议结束时，我宣读了上报最高统帅部的逐日报告草案，把会上进行的讨论看成是这次战役前夜的正常的准备措施。但是К.Е.伏罗希洛夫决定换成另外的格式。他建议写成一份集团军和黑海舰队的协同动作特别文件，写上舰队应承担